



「金骑士」小说精品系列之一

苗长水 著

嬌女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了一群美丽的
的女兵。她们的美丽是令人难忘的，如同你回忆起自己未婚妻时的温馨，或者像是绿草地上带露的牡丹花冠、野百合蓓蕾，金色芳华流动。她们穿上美丽军装的经过，当然是或者沉重或者轻松的，或者惊心动魄或者脉脉含情的。她们在军营中经历了阅兵、抗洪和丰富的人生洗礼。特种兵师长性格独特，政治部副主任善于幽默，保卫干事是兰博式的铁血英雄，女连长刚烈，男指导员火热……还有许多的关怀和友谊，使她们骄傲地成熟，在军人的爱与激情和时代的正义与邪恶的真实中，体味生命、军规和美的严肃价值，由纯净的娇女成为战士。她们跟随保卫干事闯入“黑道”，勇敢机智地营救遭受挫折不幸堕入淫窟的女战友，紧张舒展，激烈英勇。其中几位女孩儿死于一次神秘意外的毁灭之火。本书的故事真实、浪漫、震撼、动人，结构现代，具有九十年代军事文学的崭新美好境界。

苗长水简历

1953年3月8日生人,1970年入伍,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济南军区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犁越芳冢》《非凡的大姨》《战后纪事》等,出版小说集《犁越芳冢》(作家出版社),小说集《染坊之子》(华艺出版社“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第一辑”),作品被译为英、法等国文字,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解放军文艺、昆仑、时代文学等多项文学奖。

1 247.5
329-1
102
孺 女

犁越芳冢	94.6.16	102
染坊之子	94.6.23	102
非凡的大姨	94.6.23	102
战后纪事	94.6.23	102

李长水

No

1、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和提高图

利用率,读者借书应按时归

2、图书不得污损、折角、涂写

毁或遗失,否则照章处理。

No

目 录

上 部

- 开始之一：羞涩 (1)
开始之二：“献身”与美丽的梦 (26)
开始之三：乡村女儿面对残酷的良心 (37)
开始之四：一位很黑很胖的女孩 (44)
开始之五：是否有人偷看沐浴的青春 (55)
开始之六：想试试金钱 (66)
开始之七：为什么钓不上鱼 (73)
开始之八：齐步走 (81)
开始之九：这一群幸运的女孩儿 (89)

下 部

- 兵城之一：大山深处，飘香的行列 (98)
兵城之二：融化进女儿国的男指导员 (122)
兵城之三：军事奇迹，女兵逃跑了 (139)
兵城之四：回到组织怀抱中的少女 (153)

兵城之五：洪水、不能再跳舞的女兵和军衔	(176)
兵城之六：64个少女组成一个方队	(202)
兵城之七：虎胆营救行动，秦严落入淫窟	(224)
兵城之八：圣诞节，长大了的小美人坯子	(263)
兵城之九：恩恩怨怨，落入军规的女孩儿们	(306)
兵城之十：血火初恋情	(319)
兵城之十一：女少尉当了一回女陈世美	(326)
兵城之十二：奇迹的夏季和美丽的蓝裙子	(335)
兵城之十三：火祭，铺地的鲜花	(342)

上 部

开始之一：羞涩

当你在医生的督促中
一点点脱去最后的衣饰
尚未发育成熟的胴体
像翠绿的花枝凝露
窗外戒备森严
你的美丽令我感受着造化的神奇
如同雕塑大师手中刚刚完成的安琪儿
如同白玉不雕宝珠不饰

这首诗是我从一位女中校的日记本上搜集到的。女中校比我略年轻，三十六岁。她照例也爱好文学，并且对爱情和人情都看得很重很真，具有锋锐的女性感觉，写了很多不准备发表却有价值的作品，但她总是对我说：很想写写她们女兵。

但我没想到她的故事那么好！她说：“你还记得那次火吗？很多女兵被烧死的那一次？”我当然记得，很多人也都会记得，那是一次意外事故，死于毁灭之火的美丽女兵们，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永恒的翠绿蔷薇，在遥远的红色的飞雨山谷中射出神秘期望。但我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我想除了她们父母和战友，也不可能更多的人知道细节。女中校告诉我，前边那首动情的诗，就是在这一束永恒娇艳的兵城红蕾的入伍时刻，写在她的日记中的一段仅存的真实现场记录。从这首诗的只言片语中，你或许会想象出，仅就女孩儿们的美丽而言，确实曾经令人惊心动魄。

女中校对我如此认真，除了那次火，还给我讲了很多她们的故事。这些女孩儿们所经历的兵城之爱，每一种女兵经历，有很重的大事，也有很轻的小事，诞生与死亡，爱情与生命，早晨和夜晚，荣誉与痛苦，最细微的感觉也是那么敏锐强烈，那奇异的光焰像穿透地层的神奇霞光，穿透我心灵的盲目黑夜。

女中校说，那个征兵的冬季到得就奇怪地早，而且冷，一

反往常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暖冬，才十一月份就下了一场不小的雪。雪压在绿色的梧桐树叶上，绿叶还不知道冬已来临，随即就结成了冰落在马路上，农民们推着一车车冰成水晶球的大白菜，白菜根上沾着新鲜黄泥土，这情景她的记忆很清晰。

那天的黎明，寒气像一根根棍子般地袭人，猛击着衣服里的肉体 and 衣服外边的皮肤，这就是那批女孩儿应该参加体检的日子。

她们老家的那个北方平原地区医院门前的路上，白天也是挺繁华的，到处都拥塞着和大城市一样的汽车香水电暖热水器抽排油烟机的商品广告和香港激光影碟音乐。但这时还看不见多少行人，离北方的太阳发出光和热量的时间还早，远处百货公司门前刚刚出现了脸上捂着毛围脖在打扫瓜子皮和饮料壳的人，路口上的本地传统吊炉烧饼自磨豆浆倒是飘洒出带着热烘烘的蜂窝煤香味儿的温暖雾霾。

这儿的吊炉烧饼那种又软又硬和反贴到炉膛顶部的烤制技艺，传说即源自当年小矮子武大郎带着鲜玫瑰似的潘金莲过着不人道的爱情生活时卖的炊饼，加上一方水土的自磨豆浆，那豆浆桶上浮着奶油黄色的泡沫。据说由于本地人普遍对目前的豆腐不满意，都说豆腐没有豆子味儿，所以自磨豆浆的生意好于牛奶和增白蜜。

这天早晨就是买豆浆的人们最先偶然抬头，突然惊讶地发现了那些穿橄榄绿色军服的中国武警士兵，那身装束有点像美国海军陆战队。如果这些士兵把脸上涂上油彩，脚上登上山地靴，嘴巴和眼睛上再搞点什么装备，的确是很像的，现在的武警军服设计得很漂亮，漂亮得可以让崇拜歌星的小伙

子们着迷。

这些精悍的身怀以手砍砖头顶碎石绝技的武警士兵们在荷枪守卫着那座医院的每一个门口，戒备森严。

人们开始好像没发现这些士兵什么时候出现在这儿的，实际上士兵们已经坚守了一夜。但这会儿人们感到惊讶万分，还以为这儿出事了，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对豆浆和烧饼的注意力，集中精力地开始住脚眺望，远远地等待着，看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又有人发现医院里面每一层楼梯和每一个科室门前也都站着武警。半睡半醒之中端着锅的人们还猜测：可能有大官儿下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凡是吃吊炉烧饼的人都有喜爱久久等待的习惯，喜欢让豆浆烧饼由热变凉，让它们结上冰。结果他们一直等到温暖的朝阳照在医院的房顶上的时候，才闹明白：原来没有首长，今天是一年一度征兵体检的日子，这座医院被当作了全地区的征兵体检地点。一群群奶生生的欲望冲动的像没用过的崭新全钢车轴一般的小伙子，在武装部和征兵军人的带领下，办理了走进机要部门一样严格的手续后走进医院。武装部的军人表情庄严地在楼门前悬起了一块巨大的金匾，很多人凑上去看，上写着：授予十三年征兵体检无差错的××地区征兵体检站。下边盖着中间是国徽图案的全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硕大印章。

这块金匾是够威严的，小地方的人们一般不太容易见识真正的带国徽的印章。这是真正的有国徽的大印，是盖上的，不是印刷机重复滚动出来的。但还是有的人认为过分了：“先进是先进，可怎么现在征兵体检也得搞戒严了呢？这不是比放个屁大一点儿事都得弄得紧张紧张悬悬乎嘛！”

但也有人明白问题的严肃性：“既然进行了戒严，就说明是非得戒严的！这个，这个问题是比较严肃的，起码是弄虚作假的现象也需要防止！这个征兵体检问题过去是不用戒严，现在恐怕也有趁机混进去托关系递票子的，不让武警把住让谁把？公安行吗？公安有那么多全自动枪吗？”

有人哈哈笑，说那种枪不是全自动。

“不是鼓励青年报名参军吗？”

“是啊，什么时候也没鼓励过搞腐败！”

但是当他们又发现一个个花容月貌最起码服装艳丽的女孩儿们或者从轿车中走下，或者在无数亲人朋友簇拥下走来，也拿着那种证明通过了武警关卡，走进了医院，顿时又轰动，有的人还说：“噢，原来是体检女兵！这可不能叫人随便乱往里进，检查女兵……那得防止偷看！”

那群女孩儿中的几人，就是在这种有趣气氛之中走进体检站的，她们一直记得那天早晨的寒冷喧闹的世俗气氛。但这也许就是一种开始的气氛，谁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暖冬寒冬和烧饼油条以及广告和武警哨兵，都会和以后的事情有关。那群女孩儿中的几人，就是在这时通过了严格体检，穿上了美丽的绿军装。这儿是她们的第一座挂着灯笼的凯旋门，成为兵城红墙的第一次士兵式的骄傲。

当然也是不许偷看。

因此，此刻远远站在路口街角上的那些充满热情的端着黄奶油似的豆浆和有不人道爱情传统的烧饼的人们，当然不可能有福气看到，甚至可能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而

且就在咫尺之遥的地方，却必然正存在着令人永远难以想象准确的美丽场景。那些白雪绿叶冻白菜都不会想象到，他们现在只能在温暖的阳光里强打精神，面对着想象中的想趁机溜进体检站递票子或者偷看女兵体检的坏人。

在医院二楼一个紧闭的门内，正在接受外科项目检查的应征女性青年已经逐个脱去所有束缚，把门外那些人们刚才看见过的鲜艳衣服都堆在了一张桌子上，里边不鲜艳的有利于健康的纯棉小织物也随之掉了下去，打破了任何传统或现代的、民族或世界的保留或坦露规范，完全彻底地展现出她们青春胴体的所有白雪绿叶般的美妙和秘密。

最不许偷看的就是外科检查室。参加过军的人都留下这种记忆，最不许偷着望风儿的就是外科。参加过军的人莫不记忆着那间屋子的羞涩，小伙子怕碰上女医生，女孩子也怕碰上男医生。这一刻很羞涩，但一切都想像往常那么逃过去也不可能，它会锻炼你还未成熟的勇气。

室内并不温暖，城关医院的条件简陋可想而知，空旷的两大间检室只有一只小小的取暖煤炉，半着半灭散发着几乎感觉不到的一点热量。但衣服却不能不脱，只要姑娘希望穿上军装成为一名肩负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的女兵，就必须在这儿接受各种项目的严格检查。这里对待人体的观念既不现代也不传统，既不民族也不世界，只有一个标准：能够成为陆军士兵。

有资格在这间屋内操作和旁观的医生和女军人们现在看到，似乎城市姑娘保养得好，但农村姑娘也有天生丽质的，脱去不同的包装，美丽的胴体是平等的。健壮而洁白的北方姑娘的胴体，乳房高耸，在微微的寒冷里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像

堆雪的群山，一泄千里的破冰春河水，阳光下闪光发亮的小白杨，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北国风光。

有的姑娘看上去也是生平头一回，不是在浴池内而且全部裸露，还要面对众多不是在洗浴的生人，虽然今天这个检查室操作和旁观的已经都换了女医生和女军官，没有碰到令少女们更难堪的情况，但有的姑娘的羞涩感觉还是强烈得不得了，迟迟不能按大夫的要求做完检查。

女大夫们不管什么害羞不害羞，碰上不愿意勇敢站到前边来的，也不管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便毫不客气地指着她那张体检表下部几行空格说：“要不我就在这儿都给你打×？行不行？”

在那儿打×可不得了，不光是当不了女兵的问题，女孩子再没文化也认得那几个攸关名节的字。中国女孩儿不是美国女孩儿，给一位美国女孩儿打个×可能会使她越发自豪，甚至在最下边那一行打上三个×都不影响她考入西点军校。但中国女孩儿是将此视为生命的，如果打了×，不仅会影响她当上女战士，还会影响她的一切，会让她自杀。哪怕能冒着有可能被打上×的危险，勉强蒙混过关（例如举出一些诸如当过运动员或者业余锻炼运动量过大等等理由），也比打上×好。

所以女孩儿们没有一个同意大夫直接打×的，少女往往是既羞涩又富有勇气的。

而这个×部位要是放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前，我们的大夫也可以疏忽，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是纯洁的。但现在大夫们却尤其警惕，虽然能够参加体检的都是领导干部和政审合格的公民们的女孩儿，但是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人

人都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如临大敌已经加入了世界的潮流，如临大敌地在这个部位上小心翼翼。

女中校李岫就是在这儿第一次和那些女孩儿中的几位认识的。她在代表接兵团监督体检程序，一边给那些害羞的女孩儿说明，这其实是很严肃的工作。这才是开始，如果你能当上兵，以后检查身体的时候多着呢，慢慢就习惯了。她在用梦想鼓舞着女孩儿们。

她看到最先接受检查的几位姑娘中有一个是乡下的，背上有一片很大的疮疤，大夫正在那儿用手指按着，问她是怎样弄的？姑娘胆怯地说：“小时候生疮落下的。”

李岫走过去看看，疮疤已经很结实，就没说什么。当陆军是没问题。

另外有两位城里姑娘属于营养性的过分成熟，这些问题大夫都能一眼看清，所以很快就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室内大部分姑娘都完成项目之后，医生们的目光渐渐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一位个子不高的漂亮小女孩儿。

也因为她一直悄悄往后躲，似乎有某种胆怯。

但也因为她特别的漂亮，这位小女孩儿衣饰简单，因而穿着衣服的时候还不特别引人注目。而衣饰既除，那体态的匀称标致，白玉不雕宝珠不饰的美丽少女的肌肤，是奶油、鲜草莓和紫玫瑰色的聚合体，真正樱桃红色乳晕下，透明尖耸的乳房间的静脉绿得犹如水草，腹部就像雪花石膏般的洁白。那极其羞涩却又亮如朝露般的美丽脸蛋儿，令医生们的目光

不得不向她集中过去。

有位医生脱口而出：“哟！今天怎么还有这么扎眼的女孩儿？……”

其实这名女医生的话其他女医生都听明白了，上一次在县里体检就混进来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男医生，男医生非要摸一摸一个小姑娘乳房上的一个小红疱，小姑娘哭起来，于是今天咱们屋里都换了女的，要不然男大学生非得有两个晕过去的不可！

女外科大夫们一片笑声。

今天这个小姑娘真的是越看越耐看，她那两颗乌黑的眼珠如同点漆，翠眉朱唇，四肢修美，一头浓密如谷穗般的青春秀发，松松软软如乌云遮月，浓撒额头，简直一幅完美无缺的健康与美丽的组合，自红无假染，真白不须妆，浑然天成，如同是从美人模子里套出来的一样，却又不知哪儿还有这样的模子。见过的人肯定都会当作一次真正的美和艺术的享受。

她那时候真是纯净得透明，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丝瑕疵，真的有说不出的动人。女中校李岫后来想。后来她还跟李岫开玩笑，说她这一生被最逼真地看见过的人可能就是李岫，连她的父母都不一定有过这种逼真。因为李岫说这时张蕾除了头发和眉毛是黑的，身上还都是绒毛。

但是大夫们当然也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赤条条的小女孩才刚刚进入发育期，她的美丽还远远不到成熟。换句话说，如果现在艺术家们有那种忍不住要为她拍摄人体照片的强烈欲望，拍出来的写真艺术照片是有损一般道德观念的，这是未成年的正在急剧质变的少女。

坐在最外面的一位年轻女大夫接过她那张只标号码没有姓名的体检表格，上面的年龄：十七岁。成年了。

“你有十七岁了吗？”女大夫毫不客气地问女孩儿，她根本不相信。

小姑娘顿时就脸颊飞红，低下头含混地回答了一句：“就是十七了……。”

她似乎清晰地意识到此刻是最瞒不过大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告诉她必须一直这样说。只有坚持这样说才能蒙过关口，这一关将是非同寻常的关口。

“她有十七了？”旁边一位更老一点的女大夫嘿嘿笑着，“还一包奶味儿呢，你知道十七是咋回事？姑娘？来过例假了吗？嗯？例假？知道是什么玩意吗？！”

小女孩儿脸色飞红，一直红到乳房和肚脐眼儿。

大夫们又齐声笑了。可能小姑娘的心已经跳到嗓子眼儿了，大夫们却根本不在乎。

“别笑别笑！”老大夫盯着小姑娘的脸蛋儿不舍地说，“你们仔细瞧瞧这姑娘脸上那绒毛，细长细长跟小男孩儿的头发似的，她怎么能有十七呀，我绝对不信！她要有十五我就服了，对不对？姑娘？说实话？”

姑娘被大夫们目光和语言弄得几乎无地自容，却又无法躲避逃身，又羞又怕，手也不知往哪儿放，脚也不知往哪儿挪，眼看泪花已经涌上眼眶。

室内微微寒冷的空气中也突然出现了一种叫人说不清楚的紧张感觉，也就是说，外面看热闹的人们所想象到的那个严重问题，可能就在这间密闭的检室内出现了。

外面看热闹的人们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有了温暖朝

阳的照耀而越来越多，一直聚到广告牌子的下面，~~人冬~~地的人冬季尤其闲散无聊，站满武警的医院使他们兴奋无比，但他们的丰富想象和议论永远接近不到问题的实质，他们永远看不到这间检室。

如果他们知道室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外面能闹出个小乱子。

但检室内什么事件也没有发生。

还是拿着她那表格的年轻大夫，给这位美丽小女孩儿解了围，年轻女大夫微微一笑，非常轻松平淡地望着她的动人玉体，喘出一口气，像吐出一颗掉了的牙齿似地说道：“过来吧姑娘，我们不管谁到底有没有十七岁，我们只保证体检不出错儿……过来，我看你的皮肤也不像用换肤霜染的！”

大夫们却都没笑，也保持沉默了，一项项为她检查完毕，一切都符合普通陆军士兵应征要求。

那位年轻女大夫在那最后几项空格中都打上了“レ”，签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忍不住作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价：“姑娘，你真是个美人儿坯子……！”

这时，一直在一边保持沉默的接兵女中校李岫才接过她的体检表，紧盯着她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张丽……。”她犹豫了片刻，还是羞涩地回答。

当时李岫的风眼一下瞪得老大，像傻了似的，又问了一遍：“叫什么？”

“张丽。”赤条条的美丽小女孩儿反而镇定了。

李岫没敢开口再问下去，怕一不小心当着这么多人，捅出个让人期待已久的漏子。

李岫当然也曾经是美丽的女战士，现在快当女战士的妈妈了，去接那批兵时，她的职务是特种师后勤部战勤助理员。这次他们师的十个女兵名额全部分到这个地区，她就被派到接兵团负责挑选这十个女兵的女军官。

等小张丽们穿好衣服走出门去，又一拨儿女孩儿走进检室，李岫的注意力却不在新来的这拨身上。她走到靠院子那面的窗子边上，趁人不注意，悄悄从窗帘缝中向门口看去。很快她看清了是谁和一辆什么样的车来接走了小张丽，才回过身。

那是一辆不算新的北京吉普车。

在车跟前等着小张丽的是她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得非常焦躁，几次很想钻进来看看情况似的。一见小张丽出门，便像喘了一口气似的，爸爸忙不迭拉开车门等着，妈妈赶紧跑上去给她围好围巾，摸着她的脸蛋和手，看看冻坏了没有，哭了没有，姐姐笑咪咪拉住她的手，一家人前呼后拥钻上车。

车一开，车内的内幕情况李岫就看不到了，她也不曾在那辆破北京吉普车里安装窃听器。但她好像能想出当时会有什么情况，那位焦躁不安的爸爸这时可能会觉得小女儿的神气比较平静，而且老练了，便一定会笑咪咪先开口说话道：“不错？嗯？情况？……闺女？！”

小姑娘有点嘴噘，但也还算自豪，自豪地笑了：“还行吧！……”

于是一家人都高兴了，舒展开眉头，笑了，喘了一口气。